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十一



宋紀

在位十... 年三十四

子也封... 壽寂之等既弒廢帝乃

錢輕物重

泰始元年... 自孝建以來民間盜鑄濫錢商貨不行

二月更鑄... 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而更薄小無

輪郭不磨... 高宗殂

初魏世祖... 高宗崩之與時

消息靜以... 高宗崩之與時

帝時年十... 六月開酒禁

帝幼而復... 未敢自恣太

后既殂帝... 謂帝曰官所為如此

欲作營陽... 賜與無弄

法典常加... 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

願兒言於... 真天子

子物也或... 王公大臣重

足屏息絕... 莫敢妄相過從

今日始免... 南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

樂酣飲不... 諸大臣無不震懼

持疑不能... 義恭素不厚發其事帝

討義恭殺... 柳元景殺顏師伯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推曳如奴隸

矣沈慶之... 錢貫之以縷

小稱此... 入水不流隨手破碎

市井不... 萬商貨不行

帝畏心... 在外為患皆

通作... 無復

休祐... 能盛而稱之以

謂之... 仁為殺

錢輕物重

魏願祖

願兒言

元景師

錢眼錢

錢環錢

拘囚諸

子勛表  
見許宜得

表顯奉表

表顯奉表

王休祐為王以二十長九惡之常錄 目隨不離左

禕性凡庸明之驢以太祖世祖七 數皆弟三

安王二十弟三 惡之以藥賜子 如史鄧琬曰先帝以爰子

文武直告 明耳稱子勛教令 勿部戒嚴 先是民間訛

言湘中出天 荆湘二州以厭之 雅去鎮也 廣明且欲先

誅湘東主 後發宗越等又在殿省衆所畏服左右宿衛之士皆

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帝素惡主衣壽寂之見輒切既湘東主或

主衣阮佃夫 阮虞遠切姓也 佃以弒帝之謀告寂之及姜產之等皆

卿應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其父帝悉屏侍衛與

羣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

姜產之次之帝見寂之至 引射之不中 帝走寂之追而弒

之 湘東主即皇帝位其發帝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 正妃王氏為

皇后以王景為尚書僕射 兄 罷一銖錢禁鵝眼延環錢餘皆通

用 表顯奉表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建牙於桑尾傳 建

二年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沈攸之為尋陽太守

子勛 鄧琬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

義嘉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 謂蔡與

宗曰諸勳未平事當濟不輸 勳與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

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

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

言 鄧琬遣其祿州刺史劉胡帥衆東屯鵠尾胡伯將勇健多權略

屢有戰功將 畏之琬以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表顯督

征討諸軍事 衆來入鵠尾顯本無將略性又怯撓 去劫劫下女

在軍中未嘗抄 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

胡每論事酬甚 此大失人情胡軍 退於錢溪因委顯去顯

走至鵠頭成主薛 及其首劉胡 一萬人向尋陽詔晉安王

子勛云老 已降 皆散唯已帥所 宜速處分鄧琬聞胡去

憂惶無計 發帝使 州錄送前軍長 張悅至湓口 勳以為吏

部尚書 悅詐稱 呼琬計事斬琬 請建安王休仁降 軍

蔡興宗  
先見

魏初立  
部學

遣兵迎  
薛安都  
與宗諫  
不聽

矢准北  
州

子野論  
以驕伐  
致亂

蕭道成  
武事可

陽斬曹文正子勛傳 自建康時年十一 初袁顛為雍州刺史 又談蔡

興宗曰 勇人宜出居山 西顛在襄沔 苦朝廷有事 可以共立 柏文之

功豈比 受刑凶狂 不測之禍乎 興宗曰 官省內外人不自保 會應

有變若內難得 碑 帝之世 衣冠懼禍 欲遠出 至是流離外難

行其志 不亦善乎 汝 蔡興宗之先見 初立郡學 置博士 助教 生 負

百不一存 衆乃 蔡興宗之先見 徐州刺史 薛安都 益州刺史 蕭惠 開 梁州刺

使 柳元 估 亮 刺史 畢 衆 敬 豫 章 太守 殷 孚 汝 南 太守 常 珍 奇 並 遣

使 乞 降 上 以 南 方 已 平 欲 示 威 淮 北 乃 命 鎮 軍 將 軍 張 永 中 領 軍 沈

攸 之 將 甲 士 五 萬 迎 薛 安 都 蔡 興 宗 曰 安 都 歸 順 此 誠 非 虛 正 須 單

使 尺 書 今 以 重 兵 迎 之 執 必 疑 懼 或 能 招 引 北 虜 為 患 方 深 考 之 國

計 尤 宜 馴 養 上 不 從 安 都 聞 大 兵 北 上 懼 遣 使 乞 降 於 魏 常 珍 奇 亦

以 懸 瓠 降 魏 皆 請 兵 自 救 魏 遣 尉 元 孔 伯 恭 等 出 東 道 救 彭 城 西 河

公 石 張 窮 奇 出 西 道 救 懸 瓠 張 永 沈 攸 之 進 兵 逼 彭 城 元 使 安 都 守

彭 城 自 將 兵 擊 永 絕 其 糧 道 二 年 張 永 等 奔 城 夜 遁 魏 困 守 之

邀 其 前 薛 安 都 乘 其 後 大 破 永 等 於 呂 梁 之 東 死 者 以 萬 數 戶 丁

十 餘 里 枕 藉 於 地 也 永 與 沈 攸 之 僅 以 身 免 上 聞 之 召 蔡 興 宗 以

敗 書 示 之 曰 我 愧 卿 甚 由 是 失 淮 北 四 州 及 豫 州 淮 西 之 地 裴 子

野 論 曰 昔 齊 桓 於 葵 丘 而 九 國 叛 曹 公 不 禮 張 松 而 天 下 分 一 失

豪 釐 其 不 遠 矣 太宗之初 威令所被 不滿 百里 卒有離心 士無固色 而能開誠心 布款實 誠實也 莫不感恩

服德 致命效死 故西摧北蕩 寓內塞閉 宇塞去 札 如 滿 關 也 既而

六軍 獻捷 方 鳴 乘 手 天 子 欲 賈 其 餘 威 師 出 無 名 長 淮 以 北 倏 忽 為

高祖 蠅 虱 生 介 冑 經 營 疆 場 上 居 良 切 畔 也 後 之 子 孫 曰 威 百 里 播

獲 堂 構 豈 六 易 哉 魏 子 六 切 迫 也 詩 曰 今 也 日 慶 同 白 里 播 種 也 獲

上 遣 蕭 道 成 鎮 淮 陰 道 成 後 豪 俊 實 客 始 盛 魏 之 入

彭 城 也 恒 宗 祖 將 部 曲 奔 朐 山 據 之 遣 使 來 降 蕭 道 成 以 為 朐 山 戍

主 垣 榮 祖 亦 自 彭 城 奔 朐 山 往 依 蕭 道 成 榮 祖 少 學 騎 射 或 謂 之 曰

武 事 可 之 何 不 學 書 榮 祖 曰 昔 曹 公 父 子 上 馬 橫 槊 下 馬 談 詠 此 於

中書用  
多流

青與之  
地入魏

獨立三  
等輸租  
之法

僧祇戶  
粟賑給  
織民

孫謙以  
恩信懷  
蠻夷

冬百官  
皆獻物

張白澤  
請班祿  
酬兼吏

淵欲誅  
休仁

天下可一負飲食矣君輩與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 馮太后還政

於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污於是魏

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四年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

為之太祖始用寒士也。宣世祖猶雜選士庶集尚之戴法興皆用事

及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

車人至虎賁中即將馬士至負外郎。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

之三年外无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蟻虱無離叛之志魏人拔

東陽執送平。魏主重其不屈拜下大夫於是青與之地盡入於魏

矣。自人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疫於賦役

頗祖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灑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

它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

民稍賒給。沙門統曇暉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

胡給切十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魏

主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先是三峽蠻獠

勸之渝夷歲為抄暴故立府以鎮之上以司徒參軍東莞徐兼為已

東建平二郡太守謙將之官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

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因辭不受至郡開布恩信蠻獠翕然懷

之。合許及切競餉金寶謙皆辭不受。六年令百官皆獻物始與

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百官不給

祿少能以廉白自立者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

者以從坐論。有能糾告尚書已下罪狀者隨所糾官輕重授

之張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祿今皇朝貴臣服勤無報

若使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臣恐姦人闕望。忠臣懈節如

此而求事簡民安不亦難乎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吏魏主

乃為之罷新法。七年初上在藩與褚淵以風素相善及即位深相

委仗上寢疾淵為吳郡太守急召之既至入見上流涕曰吾適危篤

故召卿欲使著黃繡。黃繡者乳母服也。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

淵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以計事淵懼而從命。初上為諸

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子劼之黨多蒙全宥

劼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至是寢疾以太子

魏罷能  
交之誅

魏主无  
重刑罰

魏王不  
降杖

著德王  
游戲而  
度

蕭道成  
謀廢立

王敬則  
請事須  
及

敬兒被厄奪休乾防身刀斬休乾首左右皆散走敬兒馳馬奔首  
歸新軍將杜洪驟攻新亭其急陳頴達等引兵出戰大破之斬  
驟及丁文豪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

顧親戚一人為惡及國門開朕為民父母深所慙悼自今非  
謀及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其始也

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策退貪諸事疑事舊多奏決又曰傳言救或  
置矯擅上皇命事無大小皆據律之名不得為疑奏合則制可違則

彈詰士曹干切糾也盡用墨詔由是事皆精審尤重刑罰大刑多令  
覆鞠居六切窮或以繫繫積年羣臣以為言上皇曰滯獄誠非善治

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古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為福堂  
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長救故自延興以後不復有赦○三年以袁

粲為尚書令加護軍將軍褚淵中書監蕭道成尚書左僕射劉秉中  
書令○四年二月馮太后為顯祖後臨朝稱制

順皇帝

在位三年

壽十二

諱準字仲謀明帝第三子也封安成王蒼梧王見註蕭道  
成奉玉即位後禪于齊

昇明元年蒼梧王數出遊行營署巷陌无不貫穿小有忤意即加屠  
剖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慘不申也致省憂惶食息不保帝忌蕭道

成威名嘗自磨鏡時連切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  
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與汝盡力邪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謀廢立命

王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王夫楊萬年陳泰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謂  
伺機便詞呼政切又火而秋七月戊子夜帝令王夫伺織女渡河曰

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閤夜皆不閉蕭下畏  
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王

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刎之已丑旦道成以太后令召  
素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曰尚

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委領軍道成以讓素粲素亦不敢言  
王敬則拔白刃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  
六刀仍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

道成奉  
太后  
立順帝

道成終  
軍國  
軍自東

李訢不  
聽瑛言  
然國并  
誣

表黎古  
國古  
之志

依彼之  
移書責  
道成

表黎起  
兵謀道

表黎父  
忠子

表黎  
無棟梁  
之具

道成正色。所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投道成。乃伊瀆駕  
迎立安成王。以太右令追封。是為蒼梧王安成王。即皇帝位。時年十  
一。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表黎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

司。劉秉遷尚書令。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  
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尊。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表黎  
閣下仰成矣。初魏徐州刺史李訢事顯祖為倉部尚書。信用虛效

令。訢慄。訢弟左將軍瑛。於京諫曰：擯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財輕  
德義。而重勢利。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不早絕。之後悔无及。訢不  
從。腹心之事。皆以語擯。後擯知太后怨訢。乃告訢謀叛。訢與擯對辯。

謂擯曰：汝今誣我。我復何言。然汝受我恩。如此之厚。乃忍為爾乎。擯  
曰：擯受公恩。何如公受李敷恩。公忍之於敷。擯何為不忍於公。訢慨  
然嘆曰：吾不用瑛言。悔之何及。詔表黎鎮石頭。黎性冲靜。每有朝

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  
之。即時順命。初荊州刺史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  
直殿省。深相親善。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日專制朝權。心不

平。於是勒兵移檄。遣道成書。以為交結左右。親行弒逆。吾不知子孟  
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和朝  
廷聞之。愴懼道成入守朝堂。命右衛將軍黃回督諸軍以討之。湘

州刺史王蘊與表黎密謀。誅道成。道成聞其謀。遣軍主蘇烈等  
將兵助黎守石頭。使王敬則收允殺之。遣軍主戴僧靜帥數百人向  
石頭。助烈等并力攻黎。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黎下城。列燭自照。

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復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  
暗踰城。獨進。最竟有異人。以身衛黎。僧靜直前斫之。黎謂最曰：我不  
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誄曰：可憐石頭城。

寧為表黎死。不作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額。搭湖追執斬之。黎簡淡  
平素而無經世之才。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自當事。每往諮決。  
或高詠對之。閉戶高臥。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裴子野論

曰：表黎情。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  
變蕭條。散落。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  
以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以後軍將軍楊遵長



沈約論

沈攸之

沈攸之

沈攸之

道成奏

道成引  
謝朓語  
大業壯  
無言

道成加  
太傅假  
黃鉞

王僧虔  
請修樂

為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沈約論曰：夫人君處

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御士階隨之任。階居階切，闕也。宜有司

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

威獨運，而刑政糾維，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規歡愠，候慘

舒，動中主情，舉無謬言。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

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効，執傾天下，未之

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懼宗戚懼宗戚切，懼也。欲使幼主

孤立，求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主相繼，屠勦寶祚，夙傾

實由此矣。沈攸之兵至夏口，蕭道成出頓新亭，謂參軍江淹曰：天

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眾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

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

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

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

有狼十萬，林林皆切，狼屬，狗聲。狼終為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

二年，黃回等軍至西陽，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

江陵，已有逃者。其八十七不息，攸之帥眾過江，至曹山，軍遂大散。請

將皆走，張敬兒勒兵襲江陵，誅攸之二子。四孫攸之至，無所歸，與其

子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于櫟林。上來切，材民斬首送江陵，敬兒乃送

建康。吏部郎王儉，僧綽之子也。神彩淵曠，好學博聞，少有宰相之

志。時論亦推許之。道成以儉為太尉，右長史，待遇隆密，事無大小，專

委之。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朓，謝朓，字敬玄，

與語久之，朓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朓難之，仍取燭遣兒，又無

言。道成乃呼左右，右長史王儉知其指，它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

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宜禮絕羣，右微示變

革，儉乃唱議，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進道成假黃鉞。三伐切，鉞之大

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尚書令王僧虔奏以朝廷禮樂

多違正典，大明中即以宮縣合和鞞拂。上郎迷切，鞞，名曰鞞，拂也。押

樂，下敷勿切。節數雖會，憲乖雅體。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

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中庸和雅，莫近於斯。而情變聽移，

稍復錯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民間競造新聲，雜曲煩淫，無極宜命。

大司馬悉加補綴朝廷從之綴飾也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考異曰**明帝泰始元年七月華願兒言於廢帝曰官為鴆天子宋書作鴆天子宋略作鴆天子按字書屬鴆物也韓愈詩曰居然見真鴆書或使鴆今從宋略 三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後魏帝紀閏月沈文秀崔道固舉州內屬宋索書傳曰宋攸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執文秀道固又下書曰淮北三州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二十日壬寅昧爽已前罪一切原免按青州破在五年淮北三月蓋謂徐司豫壬寅二十日壬子三十日也

齊紀

太祖高皇帝

在位四年

壽五十六

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蘭陵人漢相何二十四世孫宋順  
帝昇明三年爵為齊王尋受禪即帝位於南郊國號齊改  
年曰建元

蕭道成  
荆湘務  
百餘約

謝朓以  
晉文  
帝之失

王儉年  
二十八  
為

宋末  
暹

褚淵奉  
勸進

儒者之  
言可寶  
萬世

劉善明  
請崇簡  
易總文

建元元年正月以江州刺史蕭疑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初沈  
攸之欲聚眾開民相告士民坐執役者甚眾疑至鎮一日罷遣三千  
餘人府州儀物務存儉約輕刑薄斂所部大悅 太傅道成以謝朓  
曠尾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  
曰石苞布交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譏也朓曰晉文  
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  
不悅以朓為侍中 三月以太傅為相國摠百揆揆度百事也封十  
郡為齊公加九錫 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  
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

四月進齊公爵為王宋順帝下詔禪位於齊帝不肯出王敬則勒兵  
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  
耳官先取司馬氏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  
家宮中大哭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引  
枕卧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就東邸問今日  
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古光祿大夫王琨如渾曰人以壽為歡  
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司馬  
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王即皇帝位於南郊奉宋順帝為汝陰  
王優崇之禮皆恟宋初築宮丹楊置兵守衛後衛士殺王以疾聞上  
不罪而賞之 太子贖請殺謝朓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  
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 帝問為政於前撫軍行參軍劉瓛瓛官對  
曰政在孝經凡宋比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比是也陛下若戒前車  
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  
之言可寶萬世 帝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明  
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細制何以崇簡易又以為交

崔相忠  
請開文  
武二季

又請崇  
尚青約

子良請  
罷臺使

劉思効  
請禁貴  
族多置

嘗佐命  
功

何點議  
褚淵王  
險

王儉請  
照檢括  
京師

允歷  
五帝

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  
 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給事黃門郎崔  
 祖思亦上言以為人不學則不知道此悖逆禍亂所由生也今無負  
 之官空受祿秩彫耗民財宜開文武二學課臺府州國限外之人各  
 從所樂依方習業若有發憤者遣還故郡經執優殊者待以不次又  
 今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羣下猶安習侈靡且褒進朝士之約素清脩  
 者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  
 縣此祖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  
 為字一從一橫為競作威福營利納賂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喜公  
 子良上表極陳其弊以為臺有求須但明下詔敕為之期會則人思  
 自竭若有稽違自依糾坐之科今雖臺使盈奏會取正屬所辦徒相  
 疑憤反更淹懈宜悉停臺使會外散騎郎劉思効上言宋自大明以  
 來漸見彫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嗷嗷呻吟無生意  
 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陛下宜  
 一新王度革正其失上皆加優賞或以表付外使有司詳擇所宜奏  
 行之於是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 上賞佐命之  
 功褚淵王儉等進爵增邑各有差處士何點請人曰我作齊書已竟  
 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違卹國家點尚之之孫也淵母  
 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尚巴西公主儉母武康公主又尚陽  
 羨公主故點云然 帝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  
 括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上方六切湊或作輻輳必  
 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也乃止  
 是歲詔中書監高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衰詔以允家  
 貧養薄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補齊讓  
 申時時戰 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  
 允歷事五帝出入二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  
 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  
 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平青徐徐嶽徒其望族於代多允  
 之婚媾流離飢寒允傾家貲施各得其所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  
 多以初附問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

詔虞玩之治十

淡上郡

八座三

蕭淵以

劉祥

薛虎子

黃金與

年九十八而卒贈賻甚厚魏初存亡蒙衣其莫及也○二年宋自孝

建以來政綱弛紊下賞觀如繡龍也簿籍訛謬也或作謝謬上詔黃

門郎虞玩之等更加檢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巧偽日

甚何以釐革玩之上表以為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山七十猶

手自書籍躬加隱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長愚謂且以元嘉

二十七年籍為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

昧州縣同科上從之是時齊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一縣

千四百八十五自晉以來建康宮之外城唯設竹籬而有六門會

有發白虎搏者言白門三重關竹籬穿穴上感其言命改立都牆

冬十月王儉固請解選職許之加儉侍中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

上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

既已左耳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為不少乃以

戢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以褚淵為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

掩之切征虜功曹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

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表劉安得免寒士祥好文學而性韻

剛疎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聞坐徙廣州而卒○三年上使車

僧朗使於魏王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遽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

身陟元后魏晉匡輔貽厥子孫時宜各異耳○以薛虎子為徐州

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廩虎子上表以為國家欲取江

東先須積穀彭城竊唯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

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公私損費公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

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溉灌上塘下坳上坳下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

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其殖坳上坳下而種上種下餘兵屯

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坳上坳下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上時之耕

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上坳下五稔之後上坳下總上坳下穀

也穀帛俱溢上坳下切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執魏人從之虎子

為政有惠愛兵民懷之○四年二月上召司徒褚淵尚書左僕射王

儉受遺詔輔太子上殂太子即位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

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敕中書曰留此正是與長病源即命斲碎仍校

檢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李崇業

南康公褚淵卒世子侍中貴取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纂葬居墓下終身其名纂與淵同以荆州巴氏樓船以鎮西大將軍李崇為荆州刺史敕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木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之崇遂輕并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烽燧容勿燧徐辭勿說又燧快表也燧夕之徒兗州刺史兗兗士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颯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世祖武皇帝 在位十年 壽五十四

諱贍字宣遠高帝長子也建元四年二月即位

以三

求明元年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此羊切燧人禁子所造上曰應天以實不

文

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必皆在我皆所歸也禳之何益

魏不貴

冬十月丙寅遣驍騎將軍劉縝聘於魏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魏人出內藏之寶使賈人鬻之於市縝曰魏金玉大賤當由山川所出安

金王

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故賤同瓦礫縝初欲多市聞其言內歎而止

僧虔

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儉作長

二台司

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緯正坐采蠟燭珠為鳳

士弘

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

三兒

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緯當以名義見美僧

知其所

虔必為長者位王公台已而皆如其言齊州刺史韓麒麟為政

韓麒麟

尚寬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公杖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氏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漸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御雁之普慶漸雁而退

不以誅

二年以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子良少

子良八

子良好

潘源論

王儉知

西戶事

有清尚傾意賓客才雋之士馮子峻切皆遊集其門參軍范雲蕭

琛任昉昉西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張勳立以文李尤見親

待號曰八友尚書殿中郎范縝縝忍孔休源亦預焉子良篤好釋氏

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衆僧賦食行水世

頗以為失宰相体范縝盛稱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

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帷墜茵席之上魏如

惟慢也正音惠起居注云有雲母或閔離精落糞溷之中胡因如微獨

也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

何処子良无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

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没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

出朝野諠譁准之終不能屈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

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為此論刺靈達切斜也矣也從東從

宜急毀弃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

邪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

言一中書舍人如法亮法亮諸勳姓封望蔡男時中書舍人四人名

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呂文顯等為之既授重權執領朝廷守

宰數遷換去來四方餉遺代李切歲數百方法亮嘗於衆中語人曰

何須求外祿此一中戶中下百萬蓋約言之也後因天文有變主儉

極言文顯手專權徇私上天見異禍由四戶上手詔酬答而不能改

也還舊制立調帛二匹謂計發也紫一斤絲一斤穀二十斛又

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謂各隨土之所出至是

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朕憲章舊典始班

俸祿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增課外帛二匹祿

行之後賦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為更始其大赦天下仍命分使

者糾按守宰之貪者李洪之以外戚貴顯為治貪暴班祿之後洪之

首以贓敗魏主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

人受祿者无不踣階上渠六切促也謂階不伸賂賂然具賂殆絕然吏民

犯它罪者魏主率寬之疑罪奏讞語義切又魚戰也多減死徙邊歲

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少之淮南王佗唐何

奏請依舊斷祿文明太后召羣臣議之下書高閭以為

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暴。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閣議。閣

又上表以為北狄悍愚。勇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

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齊。資糧而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闕。互相

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

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既不能攻城。野掠無獲。草尽則走。終必邀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

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斬暴。可以永逆。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鄙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

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求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昇。禘之為中書監。初太祖臨終。以昇屬

帝。便處於輦下。或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它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誠之。警也。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提刀左右四

十人。是上好武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建康。為禁司所覓。投之江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叩頭流涕曰。是罪誠不足

宥。于故刃陛下。當憶先朝念是帝亦垂泣。由是終元異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魏。文滅於漢。明。○三年正月。詔曰。面識之。具

祕緯。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初宋太宗置摠明觀。以集李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李既立。五月乙未。省摠明觀。時王儉領國子祭酒。

詔於儉宅。開李士館。以摠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為府。自宋世祖好文。草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專經為業者。儉少好禮。李及

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故當執

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今史諮事常數。入賓客滿席。儉應接辨析。傍無留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押

王儉諸知故事

觀

魏文

帝優

帝優

舊古語切。如首辨也。朝野慕之。相與效。儉常謂人曰。江左



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上流選用奏无不可。

一魏初民多陰附。上其切謂陰附者皆无官役而豪彊徵斂倍於

公賦。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創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

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官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

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月詔遣使者循行州郡。

与牧守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

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

畝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

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

桑五十株。植繭也。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无受

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

有差更代。相付責者。坐如律。四年魏无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

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户。內秘書令李冲上言。宜准古法。五家

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

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无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

粟二石。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此外復有

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廢老。如幼。如貧。貧窮不

能自存者。三長內送養食之。書奏詔百官通議。中書令鄭義等皆以為

不可。太尉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

口。民益勞怨。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為宜。冲曰。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

益。蠶餘招切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

得其利。行之差易。羣臣多言。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

乱。文明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苞蔭之戶。可出傳俸之人。可

止。何為不可。二月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怨。苦豪彊者

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柔然遣使者來提如魏。

時敕勒叛。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魏穆亮等請乘虛擊之。魏主

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

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无故動兵。車于厚礼。其使者而歸之。一

魏給尚書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并議定民官。依戶給俸。

魏定樂

范雲

文惠太子

韓麒麟

魏開會

能尚才

李彪請

崔防請

羅帛

○五年春正月。魏主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以竟陵王子良為司徒。子良啓記室范雲為郡上。曰：聞其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上歎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黃郭切顧謂眾賓曰：此亦殊可觀。眾皆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

**魏**春夏大旱，代也。尤甚，加以牛疫，民餒死者多。魏六月癸未，詔內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以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秋七月，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魏**詔罷能尚無益之作，出官人不執機行。

機居希切，機也。持也。持者，又詔罷能尚方錦綉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是時魏久無事，貯藏盈積，詔及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虛弓矢刀鈐，其掩切兵飾，以開切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繡，切帛布絲縷，苦誘切非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阜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癯，皆有差。**魏**秘書令高祐承

李彪奏請改國書編年為記傳表志。魏主從之。詔彪與著作郎崔光改修國書。**魏**主問祐曰：何以止此。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蝗音皇，說况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育方止之易矣。祐又上疏言：今之選宰，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尺才之謂。且傳此薄藝，弃波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修。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善之。祐出為瑯州刺史。以郡國雖有李懸黨，亦宜有之。乃命懸立講李黨，立小李。

六年，上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尚書右丞李珪之議，出上庫錢五十萬，及出諸州錢，皆令羅買。**魏**主訪羣臣以安民之術，秘書丞李彪上

本意請  
不阿情  
教太二

和羅利  
害

鑄錢

封事以為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之等制又國之興亡  
在家嗣之善惡家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文成皇帝嘗謂羣臣  
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  
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先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  
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  
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  
局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

此以寄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  
豐且糴糶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  
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  
雖災不為害矣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  
於憂懼相連固自然之常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  
容感切慙切子弟逃刑父兄無愧而之色慙切宴安榮位游  
從自若車馬衣冠不變變飾骨肉之恩豈當然也且愚以為父兄有  
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徒早切脫衣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

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  
厲凡薄使人知所取矣魏主皆從之由是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而  
民不困窮八年初太祖以南方錢少一本作更欲鑄錢建元末奉  
朝請孔顛上言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愷云上口同切糶甚貴  
傷民甚賤傷農甚甚賤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閑奧比歲時被水潦  
而糶不貴潦曾皓切是天下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  
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  
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  
意謂錢為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貨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  
不詳慮其為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上則候切今開其利端從  
以重刑是道其為非而陷之於死豈為政以漢興鑄錢民巧偽者  
多至元符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鈔珍

女銅屑也與漢書而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  
工之效也王者不患無銅之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  
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銖口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

鑄錢

請鑄五銖錢

太廟之祭薦帝右所嗜

家人所祭

慶帝吉因之服

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水火耗散天下錢何得不竭錢竭則士農工商皆喪其業民何以自有愚以為如舊制大興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剪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鑿切以為大利負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宴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俊上言蒙山下有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頃之以功費多而止○九年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唯美酪切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類羹切外切細切肉切也類孫切魚切昭皇后茗糲炙魚皆所嗜也類莫切也類齊切常切也類上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五穀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祀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

臣先曰昔屈到嗜艾奇奇切說文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况予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相筭武子猶非之而况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魏**文明馮太后殂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旬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不可魏主命尚書李冲選學識之士與之言冲奏遣著作郎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羔裘玄冠不以弔羔裘也此童稚所知也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門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昭明日二國之禮應相準望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何至今日獨見要逼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言彪敢以素服廁其間乎皇帝仁孝居廬食強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日使人之來唯齋禱音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且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并國

魏王不  
得

李彪使  
不

魏主期  
失疑獄

可羣臣  
謂

魏置  
樂官

九雅圭  
律

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帽給帽之給功士服狀如無

太祖放古皮弁昭明等引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主嘉流之敏遷為

侍郎魏自正月不雨至于三月有司請祈自神帝曰成湯遭旱以

至誠致雨固不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何且四氣未周

遂行祀事唯當責躬以待天譴魏散騎常侍李彪等求聘為一置

燕設樂彪辭樂曰主上孝思罔極去三月吻朝臣始除衰經魏猶

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奉使上

其重之將還上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五月魏主更

定律令於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冲議定輕重潤色魏自帝執筆書

之李冲忠謹明斷加以慎密為帝所委情義無間舊臣貴戚莫不心

服中外推之魏閏七月魏主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

德宜為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之功

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於義未允朕今奉尊烈祖為太祖以世祖顯

祖為二祖魏餘皆以次而遷帝引見羣臣問以禘祫王鄭之

義是非安在尚書游明根等從鄭中書監高閭等從王詔魏立宗廟

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為一祭從王者之於令又詔曰近論朝日夕

月皆欲以二分之一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一依

分日或值月於東而行禮於西序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祕書監薛譚

等以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魏又勝佩切書方口詰薛譚內午卿

等意謂朝朏二分何者為是尚書游明根等請用朔朏從之魏初

出祖克統萬及姑臧獲雅樂器服工人並存之其後累朝無留意者

樂工浸盡音制多亡高祖始命有司訪民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

時無能知者然金石羽旌之飾稍壯麗於往時矣十二月詔簡置樂

官使修其職又命中書監高閭參定魏初晉張斐魏杜預共注律

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頗

異臨時斟酌吏得為姦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刪

定郎王植集定二注表奏之詔公卿八座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摠

其事眾議異同不能一者制官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孔稚珪上表以

為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案集魏魏結於獄中竊

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了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

卷六十三

十一

魏王祀明堂

論正統五德

宋并言大功

魏行養老禮

江比百一年一易

沈約撰宋書

魏詔以蓋棺定諡

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詔從其請事竟不行○十年春正月魏主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登臨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自是每朔依以為常魏主

命羣臣議行次中書監高閭議以為帝王莫不以中原為正統不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紉紉至虐不廢夏商之歷厲患至皆無害周晉之錄晉承魏為金趙承晉為水燕承趙為木秦承燕為火秦

之既亡魏乃稱制玄朔且魏之得姓出於軒轅臣愚以為宜為土德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為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于相

穆志輔晉室是則司馬祚終於邲鄆古洽切下如蜀切地名在河南周武王定鼎于邲鄆周公營而拓跋受命於雲代昔秦并天下漢猶比之共工卒繼周

為火德况劉石符氏地褊世促魏承其弊豈可捨晉而為土邪司空穆亮等皆請從彪等議於是詔承晉為水德五月遣常侍宋弁等來聘及還魏主問弁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

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八月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許之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貂青紗單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魏主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詔以元為

三老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爾拜五更目之曰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十二

月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於魏主其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比無好

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上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上上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

是多所刪除魏南陽公鄭義為西兖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為魏主納其女為嬪徵為祕書監及卒尚書奏諡曰宣詔曰蓋棺定諡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終醜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

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牽違明典依諡法

謝家

魏主引  
公卿次  
魏政錄

魏王欲  
遷都

王融三  
公輔

王融欲  
正子良

世祖留  
政事

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十一年春

正月以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

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

尚為郢府主簿以井過九江顯達曰塵尾蠅拂是王

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之 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風韻

甚和上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內外太子

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於上官素惡西昌侯鸞嘗謂竟陵王子良曰

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為之救解及

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魏**主臨朝堂引公卿以下決疑政錄囚

徒帝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論議日中

以後朕与卿等共決之 夏四月立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東宮丈

武悉改為太孫官屬 **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

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還宮召任城王澄謂曰今日之

舉誠為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

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

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所以興隆也帝曰此人習常恋

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

彼亦何所能為帝曰仁城吾之子房也秋七月魏主發平城步騎三

十萬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

歎曰為爾寂寂登禹笑人行逢朱雀桁胡剛切開喧湫不得進胡剛切

稱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及魏將入寇子良於東府

募兵拔融寧朔將軍使曲其事會上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

醫藥上疾亟王融欲矯詔立子良魏紀力刃急也矯詔草已立上復

蘇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鸞而上殂鸞奉太孫登殿命左

右扶出子良融知不遂還省歎曰公誤我由是鬱鬱林王深怨之世祖

留心政事務摠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更犯法封刃行誅

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奔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

未能頓遣初西昌侯鸞為太祖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

所居官名為嚴能故世祖六重之遣詔以為尚書令蠲除三調及衆

知政

王引賜  
死魏准

魏主行  
軍過盜  
命赦之

論魏主  
大夫之  
體

王引賜  
死魏准

魏主行  
軍過盜  
命赦之

浦請使平如... 征稅先是蠲原之詔多無事實... 皆悅之... 而矯情節詐陰懷鄙惡... 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 如力驗悉呼出祖諸伎備奏樂... 慶義立國賈籍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 召準入舍人省詰問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為膽破... 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 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三人以徇於軍... 峻切行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 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 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 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 慎於是軍中肅然

臣光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李賢... 才以任百官脩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 先王黜纘塞耳天口如鼻前額也纘苦謗切絮也又紉綿也前旒蔽明旒力求切說文垂玉也易飾... 欲其發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 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道路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為仁也不... 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哉孝文魏... 之賢君而猶有是乎

魏主至并州并州刺史王襲治有聲跡境內女靜帝嘉之襲教民多... 立銘置道側虛捐其美帝聞而問之襲對不以實帝怒降襲號二等... 九月魏主濟河至洛陽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乃詔諸... 軍前發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 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无其辭... 敢以死請帝大怒安定王休等並懇勸泣諫帝乃諭羣臣曰朕出居



魏主與  
王肅自  
謂相得  
之神

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南安王植  
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眾今陛下尚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  
之願也羣臣皆守舊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  
遂定遷都之計長史劉典相謂陳代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居有以自  
是器遇日降魏主或屏左右與肅語至夜分不罷自謂君臣相得之悅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時魏主方議興  
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多肅所定

**考異**曰高帝建元元年十月初即位在淮陰欲附魏遣書結王玄邈  
房叔安勸玄邈不答南史云仍遣叔安奉表詣闕告之帝於路執之  
并求玄邈表叔安曰王將軍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  
家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帝殺之帝曰物各為主無所責也  
按太祖時為邊將若執叔安又不殺便應不復為宋臣齊書無此事  
今不取 武帝永明四年六月辛酉魏主如方山魏帝紀是日幸方  
山七月戊戌又云幸方山皆不言還宮蓋闕文耳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齊紀

高宗明皇帝上

在位五年

壽四十七

諱鸞高帝兄始安貞王之子也少孤高帝撫育如已子封西昌侯武帝崩受遺詔輔政既廢鬱林王又廢海陵王進封宣城王乃以太后命入繼大統

建武元年正月改元隆昌魏主南巡過比干墓祭以太牢魏主自

為祝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

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

以龍駒為後閣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

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諫者直言以悟入也帝多

不從心已鸞欲除之蕭湛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後此錄

此恐禍及己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

郎韓顯宗上言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

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

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

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主不取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

之胤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

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

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也良切中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

雖捶撻之薄捶之禁切撻也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倖雖參夷之嚴不

足徵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為無私迭相敦厲迭

黜也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

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

宜救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倉

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

輕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

輕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

魏主祭比下墓

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

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

朝事皆委西昌侯

韓顯宗言與賢輕刑賞賜

魏王議

王

志遠光

魏主考

否甚明

以白衣

與親近之臣始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帝覽奏其善言之  
三月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平陽公丕曰遷都大  
事當訊之下慈帝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羣臣不  
敢復言遂臨朝堂部分遷留 四月竟陵文宣王子良以憂卒帝嘗  
憂子良為變聞其卒其喜

臣光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王融乘危徼幸如於堯謀易嗣君子良當時  
賢王雖素以忠慎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  
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哉

七月西昌侯鸞引兵入雲龍門弒帝於西弄以太右令追廢帝為鬱  
林王迎新安王昭文即皇帝位時年十五以鸞為驃騎大將軍宣城  
郡公改元延興 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  
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 九月詔曰三  
載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  
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六品已下尚書重問

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天下者黜之中者  
守其本任魏主之北巡也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銓且緣反也自公  
侯已下有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為三等入無怨者魏主臨  
朝堂黜陟百官謂諸尚書曰尚書樞機之任非徒揔庶務行文書而

已朕之得失盡在於此卿等居官年垂再暮未嘗獻可替否進一賢  
退一不肖此最罪之大者又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為朕弟居  
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為特進

太子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叡喻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比來  
偏頗懈怠不願平也由卿不能相導以義雖無大責宜有小罰今奪  
卿祿一朞又謂左僕射拓跋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辟但以外各歸一

人不復重責今解卿少師削祿一朞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  
受曰卿亦應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盡從削奪若三年有  
成還復本任無成永歸南畝又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



魏主顯  
論防騎  
騎防騎

宣城王  
即帝位

魏於河  
東置牧  
助

章珍以  
賞賜教  
與民

魏於胡  
服

魏以祿  
發立大  
舉入寇

白厨人谷典誠不在不敢與或欲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詔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詣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及宴城王誅諸王皆令典誠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宣城王亦深知典誠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闈闈暮司方岳防騎前選精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飲食遊

居動應聞啓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摠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谷無錄公命竟不與十月皇太后令曰嗣主冲幼庶政多昧且早嬰疴疾

嬰於盈切纏也居烏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胤體宣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且以宣城王為太祖第三子高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十一月立皇子寶卷為太子

主至洛陽魏主救後軍將軍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十里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為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豐美為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之橐音託駝徒河切橐駝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場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後皆為寇盜所掠無孑遺矣

子遺矣子遺謝無遺細靡有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魏郢州刺史章珍在州有聲績魏主賜以駿馬穀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悉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有之魏主欲變易舊風乃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

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自將大舉入寇十二月魏遣薛真度督四將向襄陽劉昶王肅向義陽拓跋珪向離劉藻向南鄭正月壬申遣王廣之督司州蕭坦之督徐州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二月魏主度淮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望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故魏主曰固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

魏主欲變易舊風乃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

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自將大舉入寇

十二月魏遣薛真度督四將向襄陽劉昶王肅向義陽拓跋珪向離劉藻向南鄭

正月壬申遣王廣之督司州蕭坦之督徐州

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二月魏主度淮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望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故魏主曰固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

魏書 卷一百一十四

魏書 卷一百一十四

魏書 卷一百一十四

魏書 卷一百一十四

魏書 卷一百一十四

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其

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

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

德故周公得而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

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

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

輔之亦為苟貪天下乎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

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為不

欲乎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

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散衣服而遣之魏主循淮而東

民皆安堵音魏謂如也相運屬路丙反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

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之劉昶等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蕭衍聞

道夜發救之蕭誅等杜增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

測多少不敢逼黎明也此魏切黎也城中望見援軍至出攻魏柵

因曰縱火衍等衆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

如魯城親祠孔子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

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

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

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

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

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

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

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以為

然不彌九切對曰貫如聖言六月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

者免所居官

詔求遺書秘閣所然有益時用者加以優賞

八月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高祖遊華林園觀故景

陽山黃門侍郎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樂魏世宜復脩之帝曰

魏明帝以奢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

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

年以後詔策皆自為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

年以後詔策皆自為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

年以後詔策皆自為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







君子小人不可無別

論選奉先門地之弊

魏行終喪之禮

喪禮之

禮

魏王躬親細務

魏王以久旱三日不食

士人小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也

臣光曰選舉之法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改也夫君子小人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上息德

二月詔羣臣自奉金莖聽終三年喪又詔畿內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行養老之禮三月宴羣臣文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黃耆

已上詩古厚切黃耆謂曲不申如始假中散大夫郡守者皆年已上假給事中縣令庶

其鄉之民望年五一守素衡明者授以令長詔乘輿有金銀節校者皆剔除之上志慕節儉太官省進裏蒸上曰我食此不

盡可四破之餘充此食又嘗用阜莢上除樂投上音歷也左右曰此可更用太官元日上壽日銀酒鎗上欲壞之王威稱益德

衛尉蕭蕭上禮真若不悅後預由宴銀一器既足舊兩席穎曹曰陛下一為後上前欲壞酒鎗恐宜移上器

上甚慙上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不啓聞取決詔敕莫勳舊皆不歸選部親近莫之務過繁密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莫

三公坐而論道九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悅詳益力謂大中大夫顧暲曰音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

對曰嶸雖山末之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揆而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苞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苞人亦代大正斷

也上他五月管方澤於河陰又詔管方澤於河陰又詔諸帝陵百步內禁七月主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

乙酉羣臣皆詣中書見請見帝在崇虛樓遣見請見帝在崇虛樓遣寺人辭焉見請見帝在崇虛樓遣寺人辭焉見請見帝在崇虛樓遣寺人辭焉

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兩已兩已臣下惶惶無復情也兩已臣下惶惶無復情也兩已臣下惶惶無復情也兩已臣下惶惶無復情也

不食數日臣下惶惶無復情也不食數日臣下惶惶無復情也不食數日臣下惶惶無復情也不食數日臣下惶惶無復情也

穆泰等  
遂相與

必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  
以二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初魏文明太后欲

發魏主穆泰切諫而止是有寵及帝南遷洛陽我任者多中州  
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表出為定州刺史陳父病土温則甚

乞為恒州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為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

遂相與共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頤之以北帝召任

城王澄臣和泰謀為不軌肩誘宗室脫或以然遷都南爾北

人悉舊南北紛擾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

彊為我共行對曰泰幸愚惑正由戀舊為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

雖驚懼以懼而也業足以制之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遂

授澄節行恒州事今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燮

代出其不意時論泰宗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計無所出帥

數百人攻煥不克走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以陸

百餘人皆繫獄民然澄具狀表而直君公卿以表示之任

咸可謂社稷之主在邊者多誦也乃制

曰汝曹當以一人逋亡闔門充也光州刺在挺上書諫曰天下善人

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及闔門則司馬牛受相贈之罰初思盜

跖之誅書云臨泰豈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高宗建武何昌禹拒徐玄慶臨海王昭秀得還

史明帝裴叔業齊詔昌禹令以便且從事昌禹拒之曰臨海王未

有失寧得從君單詔邪即時自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

拒詔拒詔軍法行自答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也叔業不

敢逼而此得還都今從齊書

齊紀

高宗明皇帝下

魏太子  
恂北歸

建武四年 月初 太子恂 太古河 恂常心此 謀  
 平城事覺至是自平城子遷洛陽 元隆 泰等家謀 恂因舉兵  
 斷關規據陞北 險隘在 山 其 泰等不在 恂等以兵  
 謀告之不外慮不成口雖折心頓 人事 帝至平城  
 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 泰元 元 泰等不應從坐  
 帝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于太原  
 殺隆超同產乙升餘子徒敦煌 數大也 恂初不歡與僕  
 射李冲領軍于列俱受不死之詔 赦既誅帝賜冲烈詔曰 赦反逆之  
 心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問朕也 反逆然異餘 雖欲矜恕如何可  
 不 不忘 則言 恂自也 列 其 斃 元 丕 子 一 弟 首 為 賊 端  
 入 為 已 朕 本 期 始 而 彼 自 棄 絕 違 心 乖 念 一 何 可 悲  
 無 致 佳 謀 反 之 外 汝 如 白 日 耳 冲 列 皆 上 表 謝

論魏刑  
政之失

羣臣來  
往號厲

魏太子  
恂北歸

臣 爵祿廢置殺生 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  
 王 見故賢能功奇 功 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魏  
 下可赦則赦可有則有司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  
 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  
 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  
 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魏立皇子恪為太子魏主宴於清微堂語及太子恂李冲謝曰臣忝  
 師傳不能輔導帝曰朕尚不能化其惡師傳何以化之 魏主以北方  
 酋長劫掠及侍子畏暑聽 朝 恂 謂之 雁 臣  
 十二月將軍魯康祚趙公政 萬 魏太子 豫州刺史王  
 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 於淮南永軍於淮北  
 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 於渡淮 直火 記  
 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薪貯火 使人 岸  
 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 康祚等 兵 營  
 擊之康祚等走趨淮水火既起 不知所從溺死及 又生

傳水

馬能擊

賊下

能下

新野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魏武拔

擒公政復康祚之尸以歸水有勇以學能文

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傳脩期日

永泰元年正月魏統軍李佐

未思已曰當為南鬼不為北

以近親寡弱忘高武子孫時

後宮輒數息曰我及司徒諸

除高武之族以問始安王遙

上常令乘輿入母與上屏人

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

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

親接因遊代都以清淵文穆

禮遇甚厚植於魏主且為之

公已無復宗故

意中凌街之及魏主南伐彪

為法官心人莫能糾

劾事多專決冲不勝忿乃積

意傲高亢

公行僭逆請極

雅性温厚及收彪之際親數

几案遂發病醫藥皆不瘳

力久處要劇文案盈積終日

白七月上殂于正福殿上性

巫覡

位八月魏明皇帝於興安陵

葬徐孝嗣同葬得踰月帝每

髮慵力

曰禿鷲呼啼來乎

禮不伐喪引兵還

協等

馬能

魏主

魏主

魏主

魏主

魏主

議右軍將軍丹楊徐善善醫時在洛陽急召之既至  
曰君能已至尊之疾當獲意外之賞不然有不測之誅非信不厚乃  
繫存亡騶乃密為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百神乞以  
身代魏王

東昏侯

在位二年

壽十九

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三子也永泰元年七月即位後為  
蕭衍弑之

永元元年正月魏主至洛陽過李冲家時卧疾望之而泣見留守官  
語及冲輒流涕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曰  
聖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者小襖何謂日新對曰  
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  
守官皆免元謝魏主之制也李彪迎拜於鄴南且謝罪帝曰朕欲用  
一日一僕而遣之會御史臺令史龍文觀省太子拘被收  
以牛戰詣洛陽會赦得名首魏主有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

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下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帝又疾

王使物軍要臣得專心醫藥帝曰侍疾治軍皆馮於汝吾病如此深

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更請人以違心寄乎

主疾甚壯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於

汝勰泣曰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况臣乎今復任以元

宰撓握機政震王之聲取罪必矣帝默然久之乃手詔太子曰汝叔

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勿勿以松竹為心百年之

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冲挹之性四月殂于穀

塘原高祖友愛諸弟始終無間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

我後子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為

人有也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

勉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不用法

雖嚴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者多寬略嘗於

又左

知主親  
行終祀

魏主儉

更受直

魏世宗

立  
無間隙

親信官

武備

在事莫  
在人後

授職

裴叔業  
自全計

右進義誤傷帝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廟二分祭未不身親其禮每出巡遊及用兵有司奏脩道路帝輒曰粗脩橋梁車馬而已勿去草剗今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

而服之流胡管如通作瀚濯直而服之角切謂洗滌衣若也而服之鞞勒用鐵木而已力善射能以指彈碎羊骨射禽獸無不命中及年十五遂不復敗獵

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詔徵太子六至魯陽遇梓宮乃發

疑駟有異志密防之而駟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謂駟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駟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彦和握蛇

騎虎不覺艱難魏世宗欲以駟為相駟屢陳遺言請遂素懷帝乃以不好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官官及左右御刀應教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

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口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張弘策曰一

國三公猶不堪况六貴同朝執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修武備聚驍勇以萬數驍勇多伐材竹沈之檀溪

積茅不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檣數百張檣音曾既而六貴累以爭權相圖各謀廢立誅初高宗臨殂成帝曰

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王肅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

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末元二年正月魏改元景明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執可知恐無復

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若意外相逼常動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

世妃族  
亦在運

蕭懿  
蕭懿

蕭懿  
蕭懿

魏  
魏

魏  
魏

一舉可定若欲北向被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製河南六等何復得邪 帝後官服極極選珍奇亦遺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

實價皆數倍建東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佔地

輸十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世慧景之亂蕭懿入後

蕭懿使所親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明君賢主尚或

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官行伊霍故事

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發百如法珍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

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 十月賜懿藥於省

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衍聞懿死集僚位謂曰昏主

異虐惡踰於紆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眾得甲士萬餘人馬

千餘匹船二十艘 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 事皆止辦諸將爭榜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

二張爭者八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乃以寶融教眾嚴祖

宣德皇帝 南康王且景宗 皇孫大侯清官末即大號須軍次近

終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

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 和皇帝 世一年 壽十六

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封南康王出為荊州刺史

東昏侯失德蕭衍舉兵奉王即位後禪于梁

中興元年正月蕭衍發襄陽 咸陽王禧為上相禧不親政務

驕奢貪淫多為不法魏主頗惡之領軍于烈言於魏主曰諸王專恣

意不可測且早罷之北海土詳亦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

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帝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復以于

烈為領軍自是長直禁中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時年十六不能

親決房務委之左右於是侍臣趙彥文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

衰 三月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加蕭衍征東大將軍

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以黃金為飾時初沙揚口和帝遣御史中

蕭衍

王肅

何遜

宋文帝

齊書

承宗大勞軍責切齊州將軍庾域諷夫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

伯夫反西臺遂有是命七月蕭衍使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

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

鄧魯二城相繼而降鄧魯州名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

建康諮議衆軍張弘策亦以為然初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

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並為圖畫如在目中圖安

國宣簡侯王肅卒初肅以父死非命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

賢者不敢過命肅以祥禫之禮除喪禫徒感切然肅猶素服不聽樂

終身九月詔肅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

叔守尋陽自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州吾之肅何寇恟也前塗不捷我

當其各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

糧運未嘗之絕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聘如舊謂茹法珍曰

須來至白門則當一決衍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十月衍至

新林東望見此道征虜將軍王珍國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

官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

馬單力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呂僧珍縱兵乘之將士皆殊死

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功罵諸將帥且問將軍

帝豪發憤死陳而死豪驍將也陳驍既死士卒崩赴淮死者無數

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

驅至宣陽門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

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東昏侯城

中軍事悉委王珍國會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為珍國之副

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

不留意使圍不解且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

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兗州中兵衆軍張稷稷之腹心也珍國因

齊盜與稷謀同弑東昏十二月丙寅夜珍國稷引兵入殿衝刀豔勇

之為內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樂未歇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

宮門已閉官者黃素平力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

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殿以黃油裹東昏首遣國子博士

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忠勳曰冠錐解何可加足又廷中



不  
嘉之

樹葉按服之。檄歙。手偽悶不署名。衍覽牋。无志名。心嘉之。衍與  
范雲有舊。即留參。幃。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于特城內。珍  
寶委積。弘策禁勤。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虫兒等。  
皆誅之。己巳。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船音。衍  
入鎮殿中。

右齊七主合二十四年

**考異**曰。東昏侯永元元年。以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齊明帝紀。永泰元  
年七月癸卯。以顯達為江州。本傳。顯達敗於馬圈。求降。號不許。乃除  
江州。又云。東昏立。顯達彌不樂。京師得此。授其喜。按明帝末。顯達方  
以三公將兵。擊魏。不啻無故。除江州。今從本傳。和帝中興元年。郢  
城民死者什七八。齊張冲傳云。死者七八百家。按死者不可以家數  
今從梁高祖紀及韋叡傳。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欽定四庫全書通鑑卷第六十五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梁紀

高祖武皇帝上

在位四十八年

壽八十六

諱衍字叔達姓蕭氏蘭陵人仕齊為大司馬尋封梁王二月受齊禪國號梁改元天監

天監元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帝閹文等慰勞建康大司馬

衍下令凡東昏時浮費自非可以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者餘皆

禁絕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劔後上殿贊拜不名大司

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

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大司馬曰我起兵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

然成帝業者卿一人也於是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

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戟五曰

鉞鉞一曰斧頭二曰斧頭三曰斧頭四曰斧頭五曰斧頭六曰斧頭七曰斧頭八曰斧頭九曰斧頭二月詔梁公進爵為王殺齊邵陵王寶攸數人鄱陽王寶寅

奔魏魏人深器重之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下詔禪位於梁梁王即皇帝位奉和帝為巴陵王尋殺之王之鎮荊州也琅

邪顏見遠為錄事參軍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上聞之曰我自

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齊南康侯子

恪恪各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

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立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

名者皆鳩之上直禁切毒鳥以羽朝臣亦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

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為患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

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

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去革命事異前出我與卿兄

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

路之人况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無復懷自外之意小

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

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詔公車府謗木肺

石傍各置一函謗補曉切謗木事者書之於木肺方發切肺石赤一石

切置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上胡孟切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寬

沈莫達者投肺石函上身服浣濯之衣浣胡管切濯衣常膳唯以菜

禁絕東昏時浮費

沈約范雲

齊梁禪

以不之意

謗置函於謗木

漢書

四器

范雲勸

徐勣周

徐勣奏

釋後收

源懷案

魏書

疏膳時切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勉以政道擢尚書

殿中郎到溉世既古代切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駿世既古代切為晉安

太守二人皆以廉著稱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

千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為宣城太守由是

廉能莫不知勸上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

每通施三弦黃鍾弦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

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為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

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

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依古鍾玉律並皆不差於

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罇鐘上日各切

二罇鐘各有編銅編磬凡三十六處首曰編鐘以用編磬上始命設十

二年五月霄城文侯范雲卒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煩劇精力

過人及卒眾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勣乃

以勣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勣而清簡過之兩人

俱稱賢相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勣或時還宅羣犬驚吠每有表奏輒

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國史詔詰儀體法律軍旅

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謹世却切終日不絕而竟不漏泄機事眾尤服

之魏既罷鹽池之禁而其利皆為富彊所專乃復收鹽池利入公

源懷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魏主遣尚書左僕射

源懷巡行北邊六鎮賑給貧乏考論殿最事之得失魏下見切後也

皇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勣方用事執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

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

交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

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用居六切窮明曰

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趣耳須揖淡無以對竟案劾抵罪

二年魏改元正始六月魏大旱散騎常侍邢繇世既古代切奏稱昔者

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者

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袋上每亮切曰

魏人攻  
義陽遺  
馬仙琕  
往救

魏營繕  
劉季

上雅好  
儒術

首五經  
博士

詔州郡  
五季

崔光言  
魏生  
太極殿  
外并直

大舉  
伐魏

切深難清力問謂銅鐵為幣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不復買積以

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貢篚

相繼龍於龍而負焉商估交入諸所獻納倍多於常金玉常有

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為之分限但恐歲計不通自今請非要須者

一切不受魏主納之七月魏人攻義陽上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

之明謂仙琕轉戰而前兵執甚銳統軍傅永懷甲執槊通俗切獨

謂之八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

股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退走元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

漢高祖捫足不欲人知謂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

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

**魏**詔營繕國學時魏平寧日又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

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至茂異郡貢孝廉

每年逾眾上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

之其存亦文具而已無講授之實四年正月朔詔曰漢登賢莫

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詩竭切風節罔樹

抑此之由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以賀瑒音及

明山賓沈峻嚴植之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粟既

續生物也下力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其年之間懷經負笈者雲

會切及入切又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文

徒中經明行修者具以名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魏有芝

生於太極殿之西序魏主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為此莊子所謂

氣蒸成菌者也謂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踈誠足

墟落穢濕之地謂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

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

懼災脩德躬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今

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

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

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

言及之十月上大率伐魏以楊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

事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宏軍于洛口魏以中山王英

木朝三

陽固

室好承

甄深乞

魏某

肥水收

明太

為征南將軍帥眾十餘萬以拒梁軍。是歲大穰米斛三十錢。○五年二月。詔王公以下直言忠諫。治書侍御史陽固上表。

以為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勤庶政貴農桑賤工賈。音占百工絕談虛

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桑門即沙門也。表欲而歸于無為。言以救

饑寒之苦。時魏主委任高肇。踈薄宗室。好桑明之法。不親政事。故固

言及之。初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

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戕賊猶也。故雖置有司。實為民

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

父母而吝其醢醢。上讀音美。切。醢味也。下讀音亥。切。醢雷也。富有羣生而推其一物者。此今

縣官節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蓋天子

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施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彭城王勰尚書

邢巒奏以為珠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竊惟古之善治民

者必污隆隨時。豐儉稱事。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若任其自生。隨其

飲啄。乃是芻狗萬物。芻狗則謂刀東。芻為狗祭。祀何。以君為是。故聖人

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

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為日已久。

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為供太官之膳。羞給後宮之服。玩既利不

在已。則彼我一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无方。非作之者有失也。一旦罷之。恐乖本旨。一行一改。法若弈碁。參論理要。宜如舊式。魏王卒從。琛議四月。罷鹽池禁。五月。豫州刺史韋叡拔小峴至合肥。先是胡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按山川。夜帥眾堰肥水。堰於建。頃之堰城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獲牛馬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筭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人。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軍後曰。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太子統生五歲。能遍誦五經。始自禁中出居東

官  
網維何必事  
綱維何必事

元中  
起院  
元中  
起院

景宗  
改軍  
景宗  
改軍

九  
十八  
九  
十八

官。驍騎大將軍源懷立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為貴人皆由與

網維何必事。詳細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止。以成切

衛將軍元暉與侍中盧昶皆有寵於魏主而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

軍饑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下

郡近減其半餘官各有等差選者謂之市曹。六年正月上命豫州

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

澤行值澗谷人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

鑿穴而處負尸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

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叡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且善

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

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掘其月木鹿角截洲為城

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

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

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

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

使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

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盧江太守裴邃等乘門

艦別以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不可其橋風怒火盛修忽之間橋柵俱

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上伯各切魏軍大潰十月以五兵尚書徐

古

益六十六

五

下小  
場春言  
秋幸

認以齋  
不樂

議封禪  
非宜

魏金劉  
芳依周  
札造樂

魏注尚

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文毛食肉增

賦於樂冬便寒南上濕熱往必殲盡此好廉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

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綠河颯之

及京兆王愉詳朱之亂背浮河赴愉所在鈔掠如椿之言宋齊舊

儀祀天皆服衮冕兼著作郎許懋請造大裘從之上將有事太廟詔

以齋日不樂自今與駕始出鼓吹從而下作還宮如常儀

八年正月上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會古小切指堅

諸侯計功因曰會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惟封禪切積土增山

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謂戴切泰山也為是為巡狩新按切孟

諸侯巡狩守巡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積柴燎禪于梁

甫刻石紀號燎乃照以柴祭在天也梁甫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

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為封禪何其數也又如

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燧徐醉切伏義之先有燧

溥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繩食陵繩切索也易安得鐫文告成鐫切

夷吾又云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之君云何得

封泰山禪社首神農即炎帝也而夷吾分為二人妄亦甚矣若聖主

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蓋齊相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

舉怪物以屈之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于

物會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漢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

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也古者祀天祭地禮有

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准演涉

切推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公孫崇造樂人以十二

黍為十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為十尚書高肇等奏宗所造八音之

器及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請其所以然云必依經文聲則不協請更

令芳依周禮造樂器侯成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從之十一月

主於式乾殿為諸僧及朝臣講維摩詰經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

籍中書侍郎裴延雋上疏以為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

廢書先帝王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李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

升法座親講大文見凡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

所先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矣時佛教盛

門之

沈約貪

五都令

史革用

士流

詔定新

馬仙理

州郡離

工敦睦

九族

李崇不

李崇不

於洛陽中國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為之立永明  
 寺千餘間以處之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二萬二  
 千餘寺。九年正月以尚書令沈約為左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王  
 瑩禁定切為尚書令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政  
 之得失唯唯而已唯唯切自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論者亦以為宜  
 而上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徐勉為之請三司之儀上不許情  
 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四月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安非但總  
 領衆局亦乃方軌一丞可革用士流秉此羣目於是以前都令史視奉朝  
 請用太李博士劉約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右戶都宣毅墨曹  
 博士孔虔孫兼余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右戶都宣毅墨曹  
 參軍王顯兼中兵都並以才地兼美首膺其選。上即位之二三年詔  
 定新曆負外散騎侍郎祖暅暅切又古奏其父冲之考古法為正  
 曆不可改至八年詔太史課新舊二曆新曆密舊曆陳是歲始行冲  
 之大明曆。十年三月馬仙理為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衣不過布  
 帛所居無幃幙衾屏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新相支切  
 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壘水切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捷士卒  
 亦樂為之用。是歲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五十縣千二十  
 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離合不可勝記魏朝亦然。上敦睦九族優  
 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  
 幼不免一人亡逃李家質作民既窮窘姦宄益深常因郊祀有秣陵  
 老人秣陵音秣渡車駕言曰陛下為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  
 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上於是思有以寬之。十一年正月詔自今  
 逋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十二年五月壽陽  
 以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  
 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  
 吾奉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  
 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  
 死可結筏隨高筏音伐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因  
 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衆心在  
 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无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上屢

世六十六

七

八五



耕藉田  
先農

工  
世宗

忠  
忠

築  
山

魏李平  
知堰自

魏李崇  
李崇

反間以疑之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十三年二月丁亥上

籍田大赦宋齊籍田皆川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齊祀先農

十四年正月魏主珽宣統長子即位尊母胡氏為

皇太后臨朝稱制于忠居門下總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

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悉命歸所減

之祿舊制民稅絹一匹別輸綿八兩布一匹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

之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

運東西治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

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无巨細皆盡資擔者有七比穿夏月疾

疫死者相枕。十五年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

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及康絢以事徵還張

豹子繼之不復修淮堰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

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將攻之尚書右僕

射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初

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

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業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尺者一

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

丈上刹復高十丈刹初八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於鐘達各切

也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白佛

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揚州刺史書崇上表以為高祖遷都

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李荒廢城闕府寺以頽壞非所以追隆堂

構儀刑萬國者也今國子雖有李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絲

鷲麥兩雀北斗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尚方雕篆之作省永寧土

木之功減瑤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鑄琢之功及諸事役非急者於三

時農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優令答之

不用其言

梁高祖天監三年八月遣馬仙琕築二城司馬悅傳作豫州

刺史馬仙琕按仙琕於時未為豫州也五年九月臨川王宏夜遣

將士皆散梁書宏傳去會征役久有詔班師殊為不失今從南史

賜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